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二七回 秘香居金口封報應 伍振綱酒店見當今

話說武登科聽那人說有趙七皇上要在秘香居與群雄見面。那趙七皇上乃著名棍徒，他本是金枝玉葉宗室，因不安分，在家私自窩娼聚賭，犯了案，發往盛京。到了盛京，他仍然聚賭，得了銀錢不少，也交了許多朋友。後來他想要回京，帶了不少金銀，一出盛京，就看見後面有一人，步下行走甚快。走了有兩天，這天走在半路之上，天降大雨，他進了一座店，見屋中都住滿了，只有北上房三間沒人住。趙七皇上自己租了房，後面跟著他的那人也進了店中，見沒閒房，就要往別處去住。趙七皇上出來說：「朋友，你來屋中住，我一人一馬，能占多大地方，你跟我進上房，哥兒們一同住。」那人也不推辭，進了上房屋中，二人對坐，要了酒菜，吃酒談心。那人吃了兩杯酒，就說：「趙七哥，我聞你之名，便由盛京跟你下來，要劫你的賞財，不想你是個朋友，我叫飛天老鼠伊士杰，今日你我二人結為生死之交。」趙七皇上說：「很好！」二人撮土為香，就在店中結義為友，趙七皇上年長為兄，伊士杰為弟。次日，二人就分手了。

趙七皇上自歸京之後，他因略通翰墨，結交官長，五城兵吏頭目都和他有些往來。他永遠是文人打扮，後面帶著些打手，四九城倉局，兩面的文武，混混的要人，無人不知道有他。今日那張八差遣他手下的打手花尾巴狼張小三，來秘香居定座。

伍振綱過來說：「今日這後邊先有人定了座兒啦，我們不敢應兩個主兒。」花尾巴狼張小三把眼一瞪，說：「不論是什麼人定座兒，先讓我們爺過去；如果不然，我要拆你這個門面。」

伍振綱說：「你回去說一聲，誰早來誰坐。」張小三竟自去了。

那邊雅座中的伊裡布出來，要筆硯說：「我給你寫兩副酒館中的對聯。」萬歲爺一看是伊裡布和伊拉東阿在西邊的雅座兒，也走了過去。二人一見就要叩頭。萬歲爺一擺手說：「不必，你等寫！」伊裡布寫了一聯，是：「萬事不如杯在手，一生都是命安排！」伊拉東阿寫的是：「酒氣衝空，野鳥聞香化鳳；糟粕有味，游魚得味成龍。」寫完，萬歲一時高興，接過筆來也寫了一聯：「醉裡乾坤大，壺中日月長。」橫批寫了四個大字：「十萬家春。」寫完，聖上回東雅座兒去了。

武登科一抬頭，見外頭進來一人，手中架著一個夜貓子，拉著一條大黃狗，身長八尺以外，足下青布快靴，紫微微的臉膛，雄眉闊目，這是御前的巴圖魯，改換行裝，奉旨前來保駕。

跑堂的酒保兒拿過酒去，外面又進來一條大漢，穿花布褲褂，夾著一個酒罈子似的煙壺兒，來到後堂坐下要酒。接著又進來一位先生，頭戴緯帽，身穿上截白下截淺青的一件綢大褂，足下一雙舊靴子，戴著一副墨晶眼鏡。他二人一文一武，到了後堂坐下，叫小二擺上酒來。

書中交代：頭一位是白大將軍，後跟著的是都察院巡城都老爺孫殿甲。這時又進來一位，黑臉膛，生得虎背熊腰，身穿葛布袍，足下青布快靴，懷中抱著一個黃梨花皮的大貓兒。後跟一人，穿皂青褂，手拿一個鳥籠子，裡面卻裝著一個刺蝟。

武登科、伍振綱二位吩咐伙計好好照應，今天所來之人，其中可疑。眾伙計答應。

說話之際，外面進來了花驢張八。他在半路上要跟萬歲爺賽跑驢，被萬歲爺的黑驢踢了一下，把他摔下去，滾了一身土。

他追上花驢，拉住定了定神，上了驢慢慢來到平則門外，便遇見攔路虎李二愣、花太歲朱奎。他二人是南霸天宋四虎那邊的朋友，先到平則門外找張八，後上秘香居等候眾人。今天是東九倉上的人物字號全來，眾人見面，彼此行禮。張八先把驢拴在外面，然後同李二愣、朱奎二人進了秘香居，見後堂人都占滿了，就在後堂以外落座。一看後邊那些人，都是形象各別，又看不出是作什麼的。少時，聽外面車響，到門首下車。進來了閻王張八，判官李五，這二人帶著十幾個跟隨來的，都是土棍形象。進了秘香居，與花驢張八見面，彼此問訊，都說：「七哥來沒來呀？」

正在說，只見從外面進來一人，手拿明晃晃一把鋼刀，身高八尺，凶眉惡眼，臉上有好些疤拉，盡是刀傷，身穿紫花布汗衫，青洋縐中衣。來在櫃外，把刀往櫃上一拍，說：「延大老爺今天沒錢使用，你們拿二百弔錢出來，萬事皆休；如若不然，我要收買賣！」武登科見這人生得兇惡，連忙叫伍振綱出去問他是怎麼一段原故。伍振綱來至外面，說：「朋友，你在這裡找哪位要二百弔錢，未領教尊姓大名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在西四牌樓磚塔衛衙住，有一個西霸天氣死雷延八太爺就是我。」

你們見了誰啦，就敢開這秘香居？我今特來搞你這匾。今天有二百弔錢叫你等開；如要沒有二百弔錢，這秘香居讓我開幾天。

」

伍振綱說：「你等等，少時我給你二百弔錢就是。」先派人往內秘香居請三位兄長，然後派人到營裡送信，喚兵來捆他。

書中交代：這西霸天氣死雷延八太爺，本是鑲紅旗周鳳山佐領下面的人，在善捕營當二等布庫。因他在外面設擺賭場寶

局，那一年打死人，便被提督衙門拿獲，送交刑部，發往黑龍江充軍。他到了軍所，住了幾天，就問這裡有幾塊局，這裡的字號是姓什麼？那配軍所中之人告訴他說，此地有一戴二色，九塊局的，看案人物第一。延禧這天到了局上，一找姓戴的，不多時從正東來了一個人，騎一匹沒尾巴的牛，來到門首下牛。

那人有四十以外年歲，赤紅臉膛，酒糟鼻子大眼睛。一進局，延禧就過來說：「久聞你三哥大名，真乃三生有幸，我叫延八，避罪來到此處，求兄長照應。」戴二色說：「兄長來此無以為敬。」一伸手從爐子內拿出一個火球兒來，兩個手指一捏。延禧接過來，坐在牀上把褲子撕開，把火球放在大腿之上，燒得那肉直響，並無半點痛楚之相。戴二色一看說：「罷了！真有你的，我須捧你一場！」立刻要請飯，次日就在各局給他拿掛錢。

不到半月之久，他立刻在黑龍江練出字號來，後來又有兩塊局的案子，由此人人皆知。本地有一個生鐵籠杜永，十九歲，來到局上找道兒。延禧喝令就打，連打三次並未出聲，他有了氣啦，非要打壞這個小兒。他又用棍打他一頓，竟把這小兒當時打死。延禧懼怕，連夜騎了一匹快馬逃回京都。黑龍江行文各處訪拿延禧。他自來都中，更不安本分了，接連打死兩條人命，都未抵命，從此更加胡作非為。

他今天來秘香居要訛伍振綱，正在這裡發威，只見外面進來七八個人，齊奔延禧而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